

■ 李倩 蔡茂松 著



# 跨越时空的对话

## —人类神话解读

兰州大学出版社

■ 李倩 蔡茂松 著



# 跨越时空的对话

## ——人类神话解读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越时空的对话：人类神话解读 / 李倩，蔡茂松著。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5  
ISBN 7-311-02574-5 / I.151

I . 跨… II . ①李… ②蔡… III. 神话—研究—世界 IV. B9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5951 号

蔡茂松，国际比较文学学会、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广东作家  
协会会员；湛江师范学院中文  
系教授。

曾在国家级、省级、海外报  
刊发表文学作品三百多篇，英、  
法文译稿一百余篇。曾受中

跨 空 时 空 的 对 话

——人类神话解读

李倩 蔡茂松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科技印刷厂 印刷  
开本：787 × 1092mm 1/16 印张：17.75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44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311-02574-5 / I.151 定价：32.00 元

序

（撰著者）兼思象派阅读人暨  
兼思象派阅读研究组成员从

20世纪中叶以来，神话学在世界上，已逐渐由“边缘”进入到“中心”，而又仍然保存着其交叉学科的性质。在中国，神话学有振兴之势，却由于近年自封为贵族的小市民及其话语霸权代表人对于民间文学的无知和鄙视，似乎很难有所作为。幸而有一批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劳力者在默默地苦干，终于有了一些较为优秀的论著，等待学术界和读者的公正评断。李倩和蔡茂松的《跨越时空的对话——人类神话解读》就是这样一本值得阅读和评论的书。

这本书不是一般地介绍神话和神话学，而是把世界最重要的8个古代神话系统的概述与比较、阐释结合起来所讲述的，与神话学的发生与发展结合起来，这样就达成了一种故事讲述与学理讨论交插进行的“历史感”。我也曾应邀为台湾高等学校“通识教育”写过一本《神话学引论》，由文津出版社在本世纪初刊行，读者的批评之一是缺乏神话本身的系统介绍，使得理论的学习缺乏学科本身“事实”的基础，而显得孤立和零散。既然是“通识”或“通论”，就必须把“历史的叙述”和“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让神话显现其“历时结构”与“共时结构”错综交叠的特质。李倩、蔡茂松这本书在此点上做了可贵的尝试。

这本书的另一特色，是非常重视神话作为“原始（时期）思维”活标本的解剖与研索，以列维·布留尔为代表的“原始思维”理论，近年受到新进入人类学的严重质疑与批判。有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种与“文明（人）的思维”相对立的，意味着落后、野蛮与蒙昧的“原始思维”，“前逻辑”的概念不能成立。我们一般习惯于“二元分立”（例如“阴/阳”、“善/恶”、“美/丑”对立）的机械想法。学术界曾经建构过诸如：

形象思维 / 逻辑思维  
感性思维 / 理性思维  
具象思维 / 抽象思维  
神话思维 / 科学思维

这样相互割裂或对抗的并列概念，争议很大。现代人类学界认为，“原始”与“文明”的序列，不符合后殖民语境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平等主义的价值观与革命精神。但是对怎样“划分”，怎样“命名”，怎样“重构”，却又莫衷一是。本书的办法，是试图将“原始思维”纳入历史的序列：

原始（时期）思维 { 猿人的实象思维  
                                  智人的形象思维（萌芽期）  
                                  从原始形象思维到原始抽象思维

古代思维

中世纪思维

近代思维

当代思维

而且，把重点放在与“神话”关系最密切的“人类童年”的思维，包括原始思维如何向“哲学思维”过渡的热门学术话题。这也是中国心理学、人类学、文学和哲学讨论得最少、研究得最薄弱的问题。我们（与叶舒宪等合作）撰写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近 10 种丛书，也重点尝试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企图用“神话（性）思维”的概念来替代内涵不清、覆盖不全、争议极大的“原始思维”，探讨其在“哲学史前史”或“原哲学”中的体现，以及在《老》、《庄》、《诗》、《骚》里的独特“保存”，可惜创获无多，更得不到学术界主流的承认。李倩、蔡茂松这本书有一大段讨论从“原始思维”到“哲学思维”的三种模式的演变，广泛涉及《周易》、《管子》和古希腊有关物质本源（例如气）的思想，印度的《吠陀》和《奥义书》关于“梵”、“自我”（Atman）等的论述，再一次证明神话学所研究的决不仅是神话，而且是由神话所引发的许多重大的科学话题、哲学话题。我们的看法，他们的说法，都只是最初步的尝试，其目的显然在引起兴趣和批评。特为之序。

2004 年 11 月

18 | 魏书友不期而遇的学术人生 第六章

· 18   魏书友不期而遇的学术人生	第四章
28   《诗经学派与文明新创吾眷恨世》	第五章
28   《诗美略求吉》	第六章
28   《诗中说里西奥》	第七章
28   《诗吴古》	第八章
28   《诗中说里永歌》	第九章
28   《诗中说里歌》	第十章

## 目 录

<b>第一章 神话学知识和神话研究的方法论 / 1</b>
第一节 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方式 / 1
第二节 神的属性 / 16
第三节 神的本质和神的特点 / 23
第四节 神话的保存与流传 / 29
第五节 神话美学及中外神话美学比较 / 37
<b>第二章 世界各文化圈神话概述 / 50</b>
第一节 尼罗河流域：古埃及神话体系 / 50
第二节 两河流域神话 / 53
第三节 古印度和波斯神话 / 59
第四节 古代中国神话 / 62
第五节 日本神话 / 64
第六节 古希腊神话 / 65
第七节 美洲印第安神话 / 69
第八节 北欧神话——埃达 / 71
<b>第三章 世界神话的类型比较 / 72</b>
第一节 创世神话的比较 / 72
第二节 人类起源神话的比较 / 75
第三节 各民族洪水神话的分析比较 / 77
第四节 各民族文化神话的分析比较 / 78
第五节 各民族英雄神话的分析比较 / 79

## 第六节 主神系统形成的不同方式比较 / 81

### 第四章 世界著名神话的文化学阐释 / 85

- 第一节 巴比伦神话和《吉尔伽美什》 / 85
- 第二节 《奥西里斯神话》 / 126
- 第三节 古埃及《亡灵书》 / 134
- 第四节 《旧约·创世纪》 / 139
- 第五节 摩尼教神话 / 182

### 第五章 世界各神话研究学派介绍 / 190

- 第一节 维柯和《新科学》 / 190
- 第二节 人类学派神话理论 / 194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理论 / 204
- 第四节 法国社会学派 / 220
- 第五节 传播学派 / 226
- 第六节 生物学派——社会达尔文主义 / 230
- 第七节 功能学派 / 231
- 第八节 神话原型批评 / 233
- 第九节 心理分析学派 / 238
- 第十节 其它一些神话学研究流派 / 243

### 第六章 神话学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 / 248

- 第一节 神话学在中国的发生 / 248
- 第二节 神话学在中国的发展 / 259
- 第三节 走向繁荣和多元的神话研究 / 270

### 后记 / 277

象曲了吉私故，幽望，画卷了不雷共，夙而木巢，火堆（丘陵山集）木卦  
长以俄脚体荫道同不怀两壁中触人查会登吕类人脚讲典，厥泰帝达腊翁思  
朴雅类人孙祖晏黎恩，果而此由。米果而意首板出董吟民朱恩综合参，诗人。  
夜夜类人脚首目武器自董近对量式志其，随飘武研讲变的渐主（会井）  
虽进，氏晋的人而，出便然自萌植民株类人基而基苗说做最闻本景仰维恩的  
三策。南屏焚而朝日一岁辞主馆类人边渐之野果然自交近会学降威类人照避  
慈永歌的交易音部向三类人，原代进神不立会长，素的理重首渠文雅恩是言歌  
要带通部首首首类人

## 第一章 神话学知识 和神话研究的方法论

### 第一节 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方式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理性活动，感性认识则是人类思维活动的源泉和基础，思维的过程也是对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从而获得关于事物本质及规律性的认识过程。人类思维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紧密结合着的。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为了适应环境以求生存，猿类大多数都过着群居的生活。在群居生活中，每一个成员都会借助于手势、声音来传递信息、接受信息，这就产生了低级形态的思考。

第一，人类的思维是在群体的生活条件下，逐渐孕育而成的。社会性的猿类群体生活推动了古猿的智力发展，从而为人类的思维诞生准备了条件；生活的群体性是人类思维社会性的低级的历史形态。第二，劳动促进了猿类思维向人类思维的飞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158页中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sup>①</sup>用劳动制造工具以征服自然，靠的是人的智慧，而智慧必然经过思考才能获得，所以人支配自然界的能力来自人类的思维。刚脱离动物界的人类，只能制造最原始的工具，原因是他们的思维还带有很多“畜群的意识”，还不能把自己和自然截然分开，只能利用自然物来为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比畜群稍高一些的效益。到了北京猿人阶段，他们学会了用火，并用阴燃的方法保存火种。到了智人阶段，如中国神话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的社会群体，欧洲近代考古发现的尼安德特人，他们已经会

<sup>①</sup>摘自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第158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钻木（或用燧石）取火，巢木而居，并留下了岩画、壁画，这是有了抽象思维能力的表现，此时的人类已经会在大脑中把两种不同性质的材料加以分析、综合的思考后创造出劳动的新成果来。由此可见，思维是随着人类群体（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其动力是以改造自然为目的的人类劳动。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是人类劳动引起的自然变化，而人的智力，也是按照人类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使之适应人类的生活这一目的而发展的。第三，语言是思维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人类之间的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手势和简单的声音不能适应新的社会交往，于是人类的语言便适应需要而诞生。“思想、观点、意识的产生最初大都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观点、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sup>①</sup>思维的内容是由语言为载体而向对方表述出来的，没有语言，思维只能是个体之思考，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互相交流。语言是思维具有社会性的重要保障。第四，思维内容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的发展变化状况决定的。渔猎时代的原始人留下的岩画大都是中剑的野猪、野鹿及人们用来捕捉野兽的陷阱，画中几乎很难看到植物，即使偶然有一些也只是作为点缀品。到了原始的农业时代，太阳、雨、花、草等才成为岩画的主角。思维的内容还与社会信息的刺激有关，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某些特殊的社会知识、社会需要会成为人们思考的热门课题，如牛顿、莱布尼兹同时发现了微积分；达尔文、华莱士同时发现了生物进化现象，这些都有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思维的成果，不可能是孤立的个人发明和发现，这些发明和发现，是在社会的共同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五，思维方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既有时代性，也有民族性。所谓的思维方式是指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和方法。它是思维主体运用形象、概念来反映、认识、判断、处理客观对象的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任何思维方式都是一定的生产力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和科学技术状况的产物。它们都会随着这三种状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所以思维方式也有它的时代性，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sup>②</sup>因为思维方式是由思维主体、思维客体、思维工具等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其中思维主体——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水平之中的思维活动的承担者、落实者。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实践水平的提高，其认识思维客体——自然与社会的能力也会日益提高。思维客体有现实的思维客体和潜在的思维客体两类。前者是指思维

<sup>①</sup>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sup>②</sup>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出版。译

主体已把它纳入思维活动领域，并已经发生功能关系的客体对象，也就是所谓的“已知之物”。后者是指尚未进入人们思维活动领域的客观事物，即康德所谓的“自在之物”，但它们并非不可知的，随着人们的实践领域的不断扩大，随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完全的“自在之物”必然会越来越少，当然潜在的思维客体是不可能穷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征服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把未知世界变成可知世界的过程。大到对宏观的宇宙客体、人类居住空间的认识，小到对微观世界中万事万物构成元素的认识，从古至今人类对其认识过程就是一个逐步接近事实真相，逐步接近真理的过程。当然，人类思维领域的扩展和深入是和思维工具的更新与进步分不开的。思维工具指的是思维主体把握思维客体的方法和物质手段，可分为理论工具和物质技术手段两种。理论工具指思维主体掌握的一定的观念、方法、范畴等，物质技术手段指计算工具、实验工具等。

我们在谈思维方式的时代性时，还必须注意思维方式在时代交替时的延续和衔接，也就是说任何特定时代的思维方式都会留下历史的烙印，这种烙印对下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由于思维方式是由知识、观念、传统习惯等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这些要素和人群、民族的生存环境、生存历史等有关。

民族，是指某些人类群体在某一地域中一代接一代地共同生活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产生了休戚相关的经济生活，形成了共同的语言、文化、心理等素质，而且成了相对稳定的共同体。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民族意识、民族观念、民族风俗、民族传统和民族心理积淀，因而产生了各自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思维方式。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产生广泛影响的思维方式有古希腊民族的思维方式、古印度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以中古阿拉伯民族为代表的伊斯兰思维方式等。这些思维方式在看待问题的角度、出发点和终极点等方面，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例如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这种文化理想孕育了我们中华民族强调社会和谐与宇宙和谐发展，突出整体精神，重视伦理、重视社会、注重直观的思维方式。而古希腊文化追求的是个体价值的实现，因此强调的是人和神、人和自然的对立，在对立中彰显人的力量，在思维方式上强调的是逻辑推理与思辩分析。当然，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并不是永恒不变之物，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通过民族的交往、文化的交流，一个有进取心的民族应该能不断地取别人之长补一己之短，使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始终能够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必须从不同的历史时间、不同的民族空间开展思维的比较研究。

从思维发展的情况分析，不同历史时代的思维特征可以划分为：原始思维、古代思维、中世纪思维、近代思维、当代思维五种。我们这里探讨的主要也是原始

思维和古代思维。原始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雏形，它和动物的本能、感觉之间质的区别就是开始懂得利用思考能力去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在人类 300 多万年的发展史中，有 99.5% 左右的时间是原始思维的发展时期，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只有一万年左右。原始思维的发展大约经过三个阶段。

一、猿人的实象思维。这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思维，大约持续了 280~290 万年左右，目前有实物可考察的这一段人类历史是凭借近年在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的距今约 300 万年的炻器，1972 年在非洲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发现的编号为 1470 号人头骨化石（距今约 200 多万年），伴有距今约 260 万年左右的炻器。在中国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头骨，距今已有 170 万年左右，元谋猿人已有用火的遗迹。这些遗迹说明人类在这一发展阶段，已开始懂得利用自己的智慧来支配自然力。历史学上称这一段为早期猿人历史阶段（约为 300~170 万年前）。在这一时期，人类已经开始懂得凭目前出现的刺激物（实象）来引起相应的感觉、知觉和表象，并以此产生相应的行为、动作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生存条件。例如通过砸或敲击使钝圆的石头产生碎块，他们从其中选择一些较为锐利的石头做工具或武器，这种实象思维产生于习惯逻辑，通过试误、调节、优化的过程使之趋于实用。实象思维还带有明显的动作随机性效益，无法对碎裂的石块作第二次进一步的细加工，也就是无法作事前明确的想象和设计。

晚期猿人（170~40 万年前）的代表是欧洲阿布维利文化和阿利金文化及中国的北京猿人，已经懂得用阴燃的方法保存火种，事前也有了粗略的想象和设计，但还无法分辨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的区别，把自己（人）还看作是与自然一体的，对自然还没有征服的意志，常常在其强大的力量面前产生恐惧和无能为力的情绪。

二、智人形象思维的萌芽时期。这是旧炻器时代的中期，从血缘公社向母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约在 20~4 万年前），这一时期的人类代表者有德国的尼安德特人，法国的莫斯特人，我国广东曲江的马坝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湖北的长阳人等，这时的人类已经懂得了将炻器、骨角器进行第二次加工，或将几种原料综合造成一种工具。如在山西高阳县许家窑遗址中，出土了把石球系在藤条上的飞石索，从这些古文物中反映了人类依据表象记忆，把经验存于大脑之中，可以进行几种实象思维的综合、分析、选择，并想象出改变旧实象的新形象——变化了的实象来。虽然这些形象仍然是直观的，但已不是实物原件的直接反映，而是带有萌芽状态的概括和典型的性质，能反映出事物的某些本质特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人的幻想产生了，幻想是思维的主动性、灵活性提高后的产物，它既有利于实用知识与技术的发展，又增加了对现实产生幻觉的可能，原始宗教就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灵魂这一个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从原始的形象思维向萌芽状态的抽象思维演变。当时的人们往往称灵魂为影子或回声，如北美洲阿尔袞

琴的印地安人称灵魂为“otachuk”(影子)。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思维方式兼具有形象和抽象两者的特点。我国的山顶洞人墓葬中，在死者的周围放有炻器和装饰品，并在骸骨周围撒上红色的赤铁矿粉末，表明了原始的宗教观念，希望死者的灵魂能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在欧洲的尼安德特文化类型的墓葬里，也有类似的情况，而遗骸往往头东脚西，有固定的安放位置。在萌芽状态的抽象思维方式中，人已经懂得运用感性经验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并运用联想、类比等思维方法，初步把事物发展的简单因果关系联系起来，但判断的准确率还不高，幻想的成分甚多。

三、智人抽象思维时期。萌芽状态的抽象思维方式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4万年到公元前14000年之间，代表者有法国的克罗马农人，中国广西的柳江人、四川资阳人、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等。



■ 传说中的黄帝

到了公元前14000年左右，人类由于食用熟食，使体质体能都有了质的变化，开始了考古学上中炻器时代。中炻器时代存在1万年左右，即从公元前14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这个时期的文化代表欧洲有阿齐利文化，中国有仰韶文化，非洲有肯尼亚的卡普萨文化等。卡普萨文化是从渔猎文化向农耕文化过渡的典型，存在于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之间，卡普萨人居住的是用芦苇、树枝搭架，用黏土涂抹或用兽皮覆盖的小屋，已有带有“收获过作物的光泽”的镰刀，和中间穿孔的石磙，还有雕花鸵鸟蛋壳装饰品，妇女还有敲除8颗门牙的习俗，墓穴里常用赭石陪葬，尸骨是蜷曲着的。这些都说明了宗教意识的萌发。中国的仰韶文化则是以农耕为主，农具有石斧、石铲、石锄、石镰、陶刀等。农作物有粟、蔬菜等，开始有交易，但商品很少，墓葬中的随葬物多为工具、用具，也有少数装饰品，居室中有缸、炕、锅、粮、粮瓮等。这个时期虽然没有文字，

但在河姆渡遗址中已出现一些记事符号，如 。这和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时代所描述的相似，口头文学也在这个时期诞生了，并给我们留下了甚富想像力的神话。

人类原始思维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创造，从经验中获得了一些浅易的逻辑、推理方法，于是有与无、虚与实、善与恶、吉与凶和一些数目的概念在这时便诞生了，这些都是带有抽象性的观念，中华民族文化的创始人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这段文字是对伏羲作八卦的描述，也是典型的从原始形象思维向原始抽象思维演变的例子，伏羲是通过各种形象思维的思考以求得抽象思维的结果——八卦。这个时期思维的特点是把感知的映象通过互渗来达到抽象的目的。

原始思维是人类童年时代观察世界、认识社会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1. 具象性。原始人类主要是靠直接观察到的具体形象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他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化也是建立在对各种具象反复多次的观察、触摸、感受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往往通过各种具体的情境交流来表达一些抽象的想法，人类早期出现的象形文字集中表现了人类早期思维的具象性，他们在获得了一些类化表象和集体表象后，往往借助于对形象的组合来进行思维活动。2. 物活感。这是原始思维最重要的核心内涵，原始人还不会运用逻辑、推理等思维方法，还无法正确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只能凭借本能和经验去直觉地思考，并比拟类推，即推己及人，推己及物。他们看见动物与自己一样能奔跑、活动、求食、看见植物也能生长、凋谢，日、月、星辰时隐时现，风、雨、雷、电不断变化，于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里的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类只是这个有生命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原始人的物活感和泰勒所主张的万物有灵论是有区别的，人类产生物活感观念时，还在旧砾石器时代中期，当时还没有灵魂的观念产生，灵魂的产生实际上是后来的事情，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主体和客体有了比较清楚的划分。3. 互渗感。原始人认为每一个人、每一头羊、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既是个体，同时又是宇宙的一分子，因此万物之间是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部族、图腾、氏族的每一个成员都会感到自己与其社会集体之间的神秘联系，与其它作为图腾的动物、植物和无机物之间的神秘联系，这种神秘感使得他们对居住地之外的外来物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觉，他们往往把遇到的一些灾难归咎于外来物的作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原始的巫术。4. 象征性。原始人的思维内容很多是以集体表象为依据的，他们的图腾、华表、珠灵卡等都带有象征性。原始人思维的象征性，并不表现在象征物和客观物象之间的相似，而是浓缩了的集体表象的符号。同是一幅画蛇的图画，如果是外人画在纸上的，他们会认为就是普通的蛇，但如果是放在他们厅堂上的蛇图，他们会认

为这是祖宗，因为蛇是这个氏族的图腾。神话就是这种象征性原始思维发展的产物。

古代思维是指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即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至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始建这一时期。这时，人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开始创立，人类的语言、抽象思维能力得到发展。其中，苏美尔民族的契型文字大约创立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创立的，古印度的梵文大约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创立的，中国的甲骨文大约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创立的，克里特的线型文字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公元前1200年之间创立的。这个时候，人类各文化体系之间的文化传播也加速了，人类的道德体系初步形成，并成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则，哲学的萌芽开始诞生。古代思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 民族意识代替部落意识。部落意识最大的特点是图腾信仰和血缘关系。崇拜的是部落守护神。神话主要是独立神话，到了部落联盟时期出现了三联神、五联神等。神与身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其思维仍属于原始思维。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因此民族意识就是表现在民族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意识，它的内涵比部落意识宽广。地缘关系胜于血缘关系，国家观念强于部落观念，而融合在民族中的各部落、也已从敌对关系改变为亲缘关系，民族图腾多变为复合图腾，如华夏民族的图腾“龙”就是由马、蛇、鹰、熊、鱼等多种图腾综合而成的，神话已由体系神话代替了独立神，神的地位开始发生差异，有主神和属神之分。2. 各民族特有的民族思维方式开始形成。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各民族思考的问题是相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各民族要求发展、要求生存所必须面对的三个主要问题。但是每一个民族居住的生活环境、生存条件是不一样的，因此对这三个方面问题的思考就会采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乃至于不同的理念，这样就有了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思维方式是各民族特殊的心理、意识、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在人们思维理念上的集中体现。如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侧重于直观体验和主观思辩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着眼于整体运动的稳定和复归的辩证方法；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则是侧重于高度抽象、推理严密的逻辑结构和形而上的学问，着眼于运动对立关系；古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则侧重于内在性的严谨细密的演绎法，重内省、重轮回和解脱，强调人和自然的一体性及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3. 人类主体意识的确立。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的主体意识开始确立，面对自然，人不再仅仅表现为恐惧和无能为力，而是有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雄心和意念，表现这方面主题的神话故事在各民族的神话文学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如巴比伦的《吉尔

伽美什》，古希腊赫拉克勒斯的传说，中国后羿射日的神话、大禹治水的传说等等。当然由于当时人们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还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因此人们往往把一些无法克服或无法解释的现象归之于“命运”或是神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sup>①</sup>所以，当主体和客体这对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被提出来以后，人和自然混合为一的原始观念便消失了，人们懂得了在实践中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且能够懂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这就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 4. 思维运动发生质的变化

哲学思维形成是这一时期思维活动发生质的变化的最明显的特征。哲学思维的形成是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的标志。马克思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sup>②</sup>在古希腊赫西俄德所作的《神谱》中可以显示出从原始思维向哲学思维演变的痕迹，如关于世界的创造，《神谱》是这样描述的：“最初，出现的是混沌（Chaos），然后出现的是胸怀宽阔的地母盖娅（Gaia），作为万物永恒的坚实基地，以及阴雾弥漫的冥狱之神塔塔罗斯（Tartanos），还有诸神中最为秀美的爱神厄洛斯（Eros），他酥软了众神和人们的四肢，制服了他们的神志。从混沌中产生了黑暗埃瑞玻斯（Erebos）和黑夜，黑夜同埃瑞玻斯相爱交配，怀孕生下了清气以太（Aither）和白昼，盖娅首先产生的是闪耀着繁星的天空乌拉诺斯（Ouranos），来同她自己交配，并把自己团团围住，作为幸福诸神的永久的坚固住所。然后她产生了高山作为宁芙丝（Numghs）女神在山林中生活的出没胜地。她还不经甜蜜的爱的动作产生出波涛汹涌的大海蓬托斯（Pontes），然后在同乌拉诺斯交配后她生下了有深深的旋涡的奥启阿诺斯……等等一系列提坦巨人。”这则神话故事把自然现象人格化，把自然万物的发生说成是神们的性生殖行为的结果，但其中出现的一些概念如混沌、以太等已经带有哲学的含义，而有些自然物如大海，也只是事物本身的分化的结果，并非神们性生殖的结果，这些内容都明显地带有抽象思维的表征。

哲学思维要从原始思维中脱胎出来，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①以科学的理性思维作主要形式，代替以感性为特征的神话思维方式。②以逻辑的规律代替互渗律。③把人和自然区别开来，把万物作为人之外的客观对象，就自然本身来了解自然，寻求客观的原因和理由。

在文明古国中，这三种思维模式的变化主要完成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5

①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世纪。在古希腊，米里都学派的出现是其标志。在古印度，是以奥义书的出现和原始佛教的创立为标志的。在中国，是以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为标志的。这三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所产生的哲学思维，时间上虽然很接近，但由于各自的地理条件、民族形成过程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哲学体系，这三种哲学体系对后代的世界文化都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影响。希腊哲学起始于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5～公元前544），他提出了“水是本原”的哲学命题。这个命题，既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也从神话世界里汲取思想养分，希腊神话说大海是未经神们性爱而产生的自然物。在当时米里都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海上生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水是一个平常可见又不可或缺的物质，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这其中的“本原”已经是一个经过抽象思维得出的概念，泰勒斯抓住了它就能对当时的整个自然界的事物得出一个概括的贯穿性的理解与说明，在人类思维发展的长河中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泰勒斯还回答了另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万物的动因是什么？泰勒斯认为是一个可作“呼气”、也可作灵魂解释的词，他观察到了磁石可以吸铁，琥珀摩擦后也能吸物的现象，便认为：万物之中都有一种能使物件运动的气息或灵魂。这种看法当然和原始思维中的“物活论”有关，但也能从自然现象中寻找解释事物运动的原因，带有哲学性的思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在泰勒斯那里“已经有了分裂的种子”，也就是说，在泰勒斯的这两个命题中，前者带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后者带有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在后者那里已经包含有对立统一的含义了。

泰勒斯的学生阿里克西曼德（公元前611～公元前547），米里都本地人，是泰勒斯的继承人。他认为，用任何个别的、在质上特定的物质作本原，是无法理解和说明万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的。于是他企图寻找一种能代表万物的普遍性的物质本原，他认为本原不是水，而是一个词，这个词有“无限”和“无规定”两种含义，并且包含有能动的、对立和分离的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混沌”，既有空间的意义，又是原始物质。从哲学的发展角度看，阿里克西德曼这一概念，包含着更多的朴素唯物主义因素和朴素辩证法因素，其抽象性也大大高于泰勒斯。

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他是阿里克西德曼的学生，约小于老师24岁，他进一步发展了老师的学说，认为世界万物的本质是“气”，他认为“气”是人的肉眼看不见又抓不着的东西，比水要无形象无定质，并且无处不在，更富于运动，有独立自存的性质。这种设想，既继承了泰勒斯与阿里克西德曼的合理想法，又避免了他们各自的缺陷。他说“气”通过变浓或变稀而产生不同的现象，变稀为火，变浓则为风、云、水、土，乃至石头，最有影响的产生要素为冷与热。阿那克西美尼的观点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气”有聚散、浓稀变化，显然是由无数微粒状态的东西形成的，这就为后来的原子说作了启发式的开端；

其次，由于气的浓稀变化，产生了火、风、云、土、石的体质差异，为物质的气、液、固体三态变化提供了量变和质变规律的最初依据；第三，他还说灵魂也是由气构成的。

以泰勒斯、阿里克西德曼、阿那克西美尼为代表的米里都学派，是希腊哲学的发端，他们的世界观开始摆脱了神话的宇宙创始说的神秘性和任意性，包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影响欧美文化的古希腊哲学便在此诞生了，但很多哲学问题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这也是公元前六世纪时的人类所无法解决的。

与米里都学派同时于世的社会学家梭伦，是古希腊文化另一方面的代表者，公元前594年至公元前591年，梭伦推行社会改革。“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一举而永远地解放了人民，他又制定法律，下令取消公私债务，其法案曾以‘解负令’闻名，意在为人民卸下他们的重担。”<sup>①</sup>这次改革还禁止贵族无限制地占有土地，并在人们的政 治权利方面用财产标准代替了血缘标准，削弱了贵族的权势，使沦为奴隶和陷于债务困境的平民得到解放，使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得到利益。

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里都学派的哲学家们成功地把自然界从人和社会方面分出去，梭伦则把社会问题同自然区别开来，于是西方从此把哲学和社会学作为两个不同领域发展。

中国的哲学思维形成时间比古希腊早一百多年，哲学的世界观最早是由管仲（公元前725～公元前645年）提出来的。在《管子·宙合》篇中说：“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橐。散之至于无间，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sup>②</sup>将这段话稍作注解后便可知其意。橐为袋子，宙合为宇宙，苴为包裹。其意如下：天地是万物的袋子，宇宙又是天地的袋子，天地包裹着万物，所以说是万物的袋子。宙合的意思是：上通到天之上，下达至地之下，外出四海外；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概括地说是个“无限大、无限小的空间”。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对空间无限性的独特表达方式的发端，在同一篇中，对时间概念的表达是这样的：“岁有春夏秋冬，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管子在举例以后提出了“天不一时”的结论，其意为时间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时标上。他又说：“天覆万物而制之；地载万物而养之；四时生长万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这就是说，自然界的运行、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古今不变。

<sup>①</sup> 摘自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4卷，第8～9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sup>②</sup> 摘自《百子全书》，第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